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### 第十回 為寒士縣令成全 見賢郎太尊說合

卻說華兆璧將李大椿的母親接來，到了門首裡面，華太太與春秋兩位姑娘皆忙的迎將出來，將李太太扶下轎來，攙進房內。李太太已是喘息不止。春姑娘又忙的倒了一杯茶，請他飲下。定了一回，這方才喘息稍定。又睡了一刻，然後說道：「承二位姑娘的情，多多得罪。又來打攪府上，真是報答不盡的。」兩位姑娘忙道：「不敢。」外面已開發了轎錢。從此，李家母子就在華家居住。華太太與兩位姑娘照應，真真無微不至。

過了兩天，湯德元又到他家來催，說明日務要進城，再遲便趕不上，就要誤事了。

兆璧兄弟本來各事齊備，就因李大椿牽絆，因此至今尚未動身。此時，聽見湯德元來說，只得又進房來，對李大椿說知。大椿只望著他母親要哭，不忍前去。還是他母親道：「我近來這兩日病勢稍好，有這兩位姑娘照應，你盡可放心前去，難得人家這片好心。若能博得個功名，我就死也是瞑目的了。」說了，也忍不住的流下淚來。

華太太聽見他們母子傷心，趕著前去解勸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吃了五穀未有不生災之理。相公明日止管放心前去，家中自有我們照應，不必想到苦處。有病的人不能作煩，你出去罷。」

李大椿見了這般，也不敢再說。只得揩了眼淚來收拾考具。

湯德元回家，僱了前次的那個車夫，次日一早，大家動身。臨行，大椿又在他母親面前說了許多的話。如病好則罷，若不好趕急令人喊他。又向華太太磕了頭，抹了眼淚，硬了頭皮，與兆璧、兆琨出門而去。進得城來，仍在原住客寓住下。只因李大椿縣考的保結尚未了結，加之夏國華托湯德元為媒的事情要前去回話，次日湯德元就一人去到縣裡，投進名帖，裡面請見。夏國華早就迎了出來。彼此分賓主禮坐下，先談了些閒話，然後問道：「日前奉托執柯之事，先生想已說成，現在如何說法？」

湯德元道：「晚生將父臺的盛意已與華案兄言明，他說，寒素之家不敢高扳。二來小孩子年紀還小，尚無半點寸進。此事只好從緩再談罷。」

夏國華聽了這話甚為不悅。乃道：「怪不得你先生前日說他高介，即此一端已可概見，但今我雖牧令，內眷人等卻無一些仕官習氣。我也是個寒士出身，若有趨炎附勢的行為，也不與華老先生家結親。你先生豈不知道麼？至於說小孩子尚無寸進，有此氣度才華，未有不發達之理。你先生已經選了一個快婿。難道就不能代我為媒麼？此事還要奉求竭力進言。只要華先生許可，其餘繁文末節一概依從臺命便了。」湯德元見他如此，實在不好推辭。只得說道：「俟晚生回去設法去說再來報，惟有李大椿保結一事，還要求父臺成全。現在他母親又得病在牀，苦不可言。」就將李大椿的細情並李太太守節的苦志撫孤望成各節，一一告述了，與夏知縣得知，求他竭力設法。因縣考各事未清，府考更有話說。

夏國華道：「此事不難，我立刻上府將此事的苦況與太守說明，求他行文到學，勒令學師傳廩，保畫押便了。若再宕延借口，隨即一面扣保，一面詳革。」

湯德元聽了，忙急的立起身來，代李大椿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如此不但李大椿感激，連晚生也受大情，圖報而莫能盡者也！」夏國華道：「這事也是我份內之事。」就此湯德元告別了出來，回到寓所，將此話述知了李大椿。果然到了午後，府裡行文到學，指名說廩生勒索借端阻考，著該學迅速傳集廩生，將未畫之結一律畫齊，送府察核。

學裡老師接了這文書，曉得有人通了風，趕緊將呂瓊這般人傳來，將文書與他們看了，叫他們趕緊下臺，完了這事，免得臨時掣肘。大眾見老師如此，只得招呼鬥出來轉圜，將結復行取出來。到了湯德元寓內，說了許多的好話。湯德元也不與廩生刻薄。當時就封了二兩銀子為贄敬交與鬥帶去，請將此事辦好。

到了晚間，鬥又將結送來。湯德元封了蓋印的彩儀，將結繳入學內，此事方了。從此一來，果然府考好了許多。三場考竣發出府榜，乃是李大椿第一，華兆璧第二，仍是兆琨第三。此榜一出，那些同類各人皆知道他三人的名聲，有志的皆要結交他們，藉資砥礪。就有前□名的前來拜會，湯德元就招呼他三人一一接見，然後又去回拜。鬧了兩三日，府裡又來傳見。他三人復又謁見了府太爺，拜了門生。古人說得好：「□年窗下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」就是這縣府兩考以後，那府屬中人皆知道有個華兆璧、華兆琨、李大椿。各事佈置已竣，方要回轉家中，忽然學院公文已到，定期月半後開考，按臨合屬。這個風聲出來，湯德元道：「我們不必回去，免得兩頭花銷。就在這裡等考罷。」兆璧兄弟也甚為願意。

惟有大椿不放心他的母親的病勢如何，乃向湯德元說道：「小姪離家已經多日，家母之病不知如何？要想回去一看。一則省問母親，二則也好給華伯伯送個喜信。」

湯德元因他思念母親，也不好阻他，乃道：「今日已遲，明日你再去罷。」正說之際，忽然府裡來了一個號房，持了名片說：「我們大老爺請湯先生即刻過去，有要話說。現在縣中夏太爺也在那裡呢。」湯德元一聽，曉得仍然是夏國華為媒的事，又請府太守說項。回道：「你先自回去，我立刻就來。」

那個號房答應，先自去了。湯德元向李大椿道：「你明日回去極好的事，我此刻到裡去看他們如何說項，你好回去與華伯伯說知。」隨即換了衣冠，帶了家人來至府內。湯德元見禮已畢坐下，果然夏國華也在那裡。

原來這知府也是個兩榜出身，與夏國華同年，姓萬名叫萬鈞。當日見湯德元進來，先敘了幾句寒暄，然後問道：「方才聽得夏年兄說，華兆璧就是你先生的令婿，真是難得！此人不但此次高進，隨後也尚不可限量。先生得此快婿，也可算心滿意足的了！」

湯德元趕急謙道：「承太守栽培！」萬鈞又道：「前日夏年兄奉托你先生為媒之事，此務求竭力說項。我們本是通家，他令媛也極賢淑。今日，下官特來做個毛遂。將來事成，男家就請你先生為媒，女家就讓下官執柯。現在先請老先生代為致意華老先生，改日下官再去造府拜上。此不過因夏年兄擇婿甚殷，故此再三相托。仍望老先生致意於華老先生，就說下官與夏年兄皆是寒士出身。豈肯使女兒輩有富貴傲人的習氣！請他只管放心。今日請你先生來此，正為此事。」說了，夏國華又出來說了許多的話，然後方才告辭出門。

湯德元回轉寓中說道：「此事是推不去的了。」便招呼兆璧：「你弟兄明日在寓靜坐，不要出門。我要同李相公一起回去，將此話說定方好回復。」一夜無話。次日大早，與大椿同回家中去了。到了午後，已至華家門首。湯德元不即回家。便先與李大椿進去。裡面聽見車輛聲音，華老先生忙的出門來。望見是他兩人回來，問道：「兩個小孩子呢？」湯德元就名次並學臺按臨的話一一告述與他得知。大家□分欣悅。華太太忙向李大椿道喜說道：「這一來你母親的病格外要好得快了。這兩日比你走的那天好了許多了。」李大椿趕忙謝了華太太。隨即來到他母親房中。他母親早就聽見他回來。接著，春姑送信與他說：「李大椿取了第一名。」他的母親豈不歡悅！此時大椿進房，他已在牀上坐起。大椿問了連日的病勢，見他精神好了許多。也就放了心。

李太太說道：「我這病皆承他們照應。你且出去，給華伯母磕個頭謝謝。這種恩情世上沒有的。你還到湯家去一趟，謝謝他家代你辦理考事。若不是這兩家出力，你怎麼考得起來！」大椿答應，隨即前去不提。

單表湯德元見了華老先生，就將大同縣夏國華與萬知府二人的話細細的述了一回道：「這事是萬推不去的。你的意思他兩人皆已曉得，不過怕仕官家氣習驕傲，守不得貧窮。他們已經說到這地步，諒來也不至□分驕傲。」

華童聽道：「行雖可行，只是須等院考後，兆璧等進學，方能行聘。」

湯德元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只要你答應，其餘皆妥。」華老又將他妻子叫出來，告知了這一番話。華太太也□分願意。

當日，湯德元回家。次日，仍同大椿入城。先到客棧。然後來至府內，萬知府接見已畢，湯德元說道：「昨晚太守停言，晚生

已與華童言明，但他雖可承允。必須俟歲考後，兆琨入泮，方可行聘。今日晚生特來復命，求太守轉達夏父臺是了。」萬知府說道：「既然他允了，其餘也就無話。」隨就令人去請夏國華。可否夏知縣允從其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